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
值班主任：张一强 主编：徐晗溪 美编：许丽 检校：叶健升 原中倩
海南日报

日前，我国专家在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记录到一棵高达76.8米的不丹松，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已知最高的一棵树。看那树干直通云霄，岂不似登天之梯？不禁让人想起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中“其叶如穀”的丹木、“柱三百里”的扶木、“食之不老”的甘木……

其实，海南岛也是古树名木遍布。瞧那树冠如巨伞般的陆均松，它历经三千年风雨而不倒，岂不似古籍中的“神树”？瞧那似殿堂如回廊的古榕树，它落地生根独木成林，岂不是硕大无朋？它们或于村头巷尾，或于丘陵山巅，或于深山老林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探究着、凝望着，讲它们故事的老人世世都有，听它们故事的孩童也年年都有，“树说”着海南故事。

定安县翰林镇章塘村委会后岭村大榕树独木成林。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

树说海南

■ 本报记者 李梦瑶

诗意乡愁 千年古树

似乎每个海南村庄的新楼旧瓦间，都有一棵老树无言屹立。它们苍劲古拙、枝繁叶茂，为嬉闹不知倦意的孩子、摇着蒲扇谈笑的老人撑起阴凉，也在一年又一年的春荣秋枯中，见证着人世间的聚散离别与生命轮回。

东方市新龙镇龙卧村，入村后往东边寻，便见到这么一位超高龄“老寿星”安详端坐。

“老寿星”是一棵已有1500岁的酸豆树，胸径达8.2米，高24.8米，平均冠幅37.5米。沟壑遍布的树皮似皱纹虬曲，散发出长者的威严。

每每路过，村民老曾都会不自觉地张开双臂，试图上前将这位高高壮壮的“老寿星”拥入怀中。结果显而易见，次次以失败告终。

“至少得要六七个人才能环抱住嘞。”老曾还记得，20世纪80年代，有村民在距离这棵酸豆树百米之外的地界建房时，竟也挖到了其树根，“隔那么远，也有差不多成人手臂般粗，真是不敢想树底下的根长得有多粗、扎得有多深。”

酸豆树的根到底有多深？对于老曾而言是个谜，但它的果，老曾却是吃过的。

“酸中带甜。”这种味道，伴随了老曾60余年。最开始，是爷爷捡给他吃，到如今，换作他捡给孙儿吃。

“古树欹斜临古道，枝不生花腹生草。行人不见树少时，树见行人几番老。”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诗中描述的那般，这棵酸豆树串起一代代乡民的过去与现在、老亲与旧眷。

相较之下，热带雨林里的古树只是自顾自地生长着，在葱葱郁郁的这边，久别熙熙攘攘的那边。

霸王岭雨林腹地，一棵需要十几个人才能合围抱住树干、树高约30米的陆均松，已静默地度过2600余年的漫长生命。

抬眼望，只见它树形古老苍劲，顶端浩然张开的五根巨枝，犹如巨掌般伸抵天空，也难怪被当地人奉为“树神”“五指神树”，并于2018年在全国绿化委员会和中国林学会开展的“中国最美古树”遴选中被评为“最美陆均松”。

与“树神”并尊为“树王”“树仙”的，同样是两棵树龄逾千年的陆均松。它们隐身于中高海拔的热带山地雨林中，同周边呈散点式稀疏分布的“徒子徒孙”们一道，构成了霸王岭最值得珍视的古树群之一——陆均松群落。

陆均松生长相当迟缓，通常到120岁左右，胸径也不过60厘米左右。专家们在霸王岭雨林核心区经过取样调查却发现，这里胸径超过60厘米的陆均松占比竟高达6成，百岁老树可谓比比皆是。

寿长百岁并不稀奇，只因霸王岭设立保护区相对较早，较好地保护了热带雨林的原真性和完整性，再加上当地受台风影响较小，这才让它们得以躲过天灾与人祸，延续长寿传奇。

但也有研究发现，热带山地雨林林分郁闭度高，陆均松幼苗极易“夭折”，这导致部分陆均松种群出现了“老龄化”趋势。

对此，中国林科院博士刘浩栋建议，可利用人工辅助措施如开辟林窗、扰动土壤以促进种子落入土壤、伐除母树和幼苗周围的乔灌木、增加土壤养分、合理疏伐等方式，让陆均松种群“后继有树”。

琼中百花岭上的大树。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勇攀高峰 鹤立鸡群

对阳光、水分和矿物质的追逐，几乎驱动着植物的一生。

而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，一棵树要想获得更充裕的日照，就必须快速爬高、向上突围，它们在不断突破自身极限。

攀至吊罗山或霸王岭的某些点位，会发现一片片墨绿色的林冠之上，不少青梅呈“鹤立鸡群”之势，形成高差一二十米的又一片稀疏林冠。

青梅，又名青皮，来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的“身高担当”——龙脑香科。龙脑香科中的望天树被认为是中国最高大的阔叶乔木之一，在云南，一棵望天树通常可以长到40－70米。只是在海南，恐难见如此震撼画面。

受降雨、温度、季风、地形、土壤反馈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，海南热带雨林结构相对简单、外貌相对矮化，云南热带雨林结构层次复杂、外貌相对高大，而这也正是两地雨林的主要区别之一。

在海南热带雨林里，仅分布有青梅、坡垒、无翼坡垒2属3种龙脑香科植物，它们通常高20米左右，即便部分个体“骨骼清奇”，也不过三四十米高。

“种子选手”望天树缺位，这也让其他选手纷纷趁势向“海南巨树之最”发起冲击。

托盘青冈、红花天料木、海红豆、曲梗崖摩、高山榕……海南于2020年6月公布的《全省一级保护古树和名木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名录》）中，共19棵树树高迈入“40米大关”，其中17株位于霸王岭。

既有古树云集，又有巨树遍布，可见，“霸王岭归来不看树”的民间俗语并非虚言。

《名录》中，最高的一棵树来自霸王岭，是一棵树龄逾750年、足有49米之高的红花天料木。

这一大风子科天料木属乔木是海南著名木材，另一个名字——“母生”或许更为人熟知。原来，成材的红花天料木遭砍伐后，会有许多幼苗从树桩根部萌发出来，其中约有3－6条能长成大树。老树墩默默支撑着幼苗茁壮成长，如此看来，“母生”当真是树如其名。

有意思的是，同样是在霸王岭雨林，另一棵红花天料木树龄逾1130年，却不过30余米高。

“辈分”与“身高”之所以不成正比，是因为每一棵树所处的小气候，其水热条件并不一致。而一片区域的大气候，也同样限制着生长于此的每一棵树的极限高度。

生生不息 独木成林

雨林腹地，一棵大树倒下后，露出的空地通常几天之内便会被新的植物覆盖。新芽与枯枝交替，演绎着生命的生生不息。

但也有一些家伙，根本等不到同伴们“腾位置”，便迫不及待地抢起地盘。这不，尖峰岭雨林深处，一粒高山榕种子随鸟兽粪便排泄至一棵海南粗榧的枝丫上，等到种子萌发，相继长出胚根、胚芽，一场无声绞杀便由此拉开帷幕——

胚根一点点变成气生的网状根系，附生于寄主不断向下延伸，直抵地面后逐渐增粗并分枝，一边掠夺水分和营养，一边紧紧箍住寄主抑制其增粗；胚芽则发育成枝条，长出叶子，利用高空优势不断野蛮扩张，渐渐覆盖住寄主的树冠，夺走更多的阳光。

可以预见的一个结局是，今后几十年间，这棵海南粗榧将在看似缠绵的“慢性他杀”中渐渐枯死腐烂，唯剩高山榕傲然挺立。

海南粗榧明明也算是雨林里的“大个子”，何以沦落至这般境地？无他，只因包括高山榕在内的桑科榕属植物均拥有一件“大杀器”：气生根。

与长在地下的其他根不同，气生根可以生长在地面以上，从空气中汲取气体、水分和营养。当生存空间有限时，它们便如柔软的蟒蛇般攀附于其他树木，一旦有机会扎入土壤，便立即形成众多支柱根向四周不断“开疆拓土”，由此也造就独木成林的自然奇观。

定安县翰林镇章塘村，一棵逾720岁高龄、平均冠幅达80米的“亚洲榕树王”便是如此长成。

当地史志记载，这棵古榕是元元贞元年（1295年）春，定安县衙落成时，第一任县令王献文所移栽。

四季变换，王朝更迭，如今的古榕已是九世同堂，千丝万缕的气生根形成“根帘”，似殿堂、如回廊，光入土长成的支柱根就达200余根，几乎以一己之力庇荫众生。

村民们记得，当年日军几次空袭，他们一听到飞机轰鸣声，就迅速躲到古榕下，这才逃过劫难；村民们记得，酷暑时节，他们常常躲进古榕的浓荫里，有时就连戏台也搭建于此，吹拉弹唱，谈笑风生，好不自在。

一棵古榕，守望几多春秋。尽管如今其主根已垂老枯槁，新的分支却愈发葱绿盎然。从荣到枯、由枯至荣，如此生生不息的“古榕精神”，又怎不叫人为之动容？

树江湖『最』传奇

■ 本报记者 李梦瑶

尽管都被冠以“生物”之名，树与人似乎却并不处在同一个时间尺度上。

118岁，这是目前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“世界最长寿老人”的年龄，但同树中寿星相比，却连零头都不及。

2004年，瑞典科学家进行树木普查时，在该国中部的一座山脉上发现了一棵4.88米高的欧洲云杉。别看个头不大，经碳14年代测定法测试后，发现其根系竟至少已有9500年历史。

这棵被称为Old Tjikko的树，之所以能存活如此之久，应感谢其无性繁殖特性，这意味着它可以有效克隆自己，即衰老的枝干死亡后，可以再重新长出新的枝干。

同样是靠着无性繁殖，位于美国犹他州的费舍湖畔，一片由4万多棵颤杨组成的树林可谓气势磅礴。

说是树林，其实它们共享同一个根系，意味着这是“一棵”巨大的树。这棵巨树名为“潘多”，拉丁语的含义是“我延伸”。

的确，在过去8万年的漫长“树生”里，这棵潘多树一直在延伸，到如今已生长出47000株枝干，占地约合43公顷，树木总重量超过5897吨，成为地球上已知的最大生命体之一。

当然，潘多树的这一“最大”桂冠，是凭全家族之力夺得。地球上已知最大的现存单体树木，通常指的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红杉国家公园内一棵体积达1487立方米的巨杉。

这棵巨杉名叫谢尔曼将军树（雪曼将军树），以该国一位将军的名字而命名。在它2200岁的漫长生命里，至少经历过100多场火灾，每15年左右就有一场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与火的较量中，谢尔曼将军树已经渐渐适应，如今甚至需要依赖火的热量来打开球果，释放出种子，让下一代发芽。

既然号称巨杉，个头自然也不差——凭借83.8米的身高，谢尔曼将军树随时能一享睥睨众生之感。除非，它碰上了北美红杉。

2006年8月之前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棵高达112.5米的北美红杉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高的树。它的身高约等于30层楼，底部直径约7米，大约生长了1600年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作“同温层巨人”。

然而随着人们在美国加州红杉树国家公园发现3棵更高的北美红杉，“同温层巨人”失去了第一高的“宝座”。当时，测量人员使用以测角术为基础的专业激光设备进行初步测量，确定其中一棵名叫“亥伯龙神”的北美红杉高达115.5米。另外两棵为“太阳神”和“伊卡洛斯”，高度分别为114.7米和113.1米。后来，又有生态学家爬上了这些北美红杉的树顶，从树上将卷尺扔到地面进行测量，再次证实前者的测量结果无误。

至此，“亥伯龙神”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树。

但当地官员并不打算公布“亥伯龙神”的精确位置，这是为了避免游客蜂拥而至，破坏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。

吊罗山上的陆均松。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古树名木的种类和数量

据2020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调查科学考查报告显示——

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古树名木共4510株，其中古树4509株。

古树的树龄

按照《古树名木鉴定规范》，国家公园有500年以上一级古树64株，300~499年的二级古树268株，100~299年的三级古树4178株。

古树名木的分布特点

比较各市县古树分布情况，数量最多的前3个市县分别是五指山市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。

比较各林场古树分布情况，数量最多的前3个林场分别是尖峰岭、霸王岭和吊罗山。

许丽 制图
李梦瑶 辑